

山垌村的木偶戏

张华文

我的故乡山垌村,地处偏远乡野,村民世代农耕传家,日子平淡朴实,素来鲜为人知。可这片浸润着稻香与汗水的土地,孕育了一门流传数十载的非遗传技艺——山垌村木偶戏。这方寸戏台的烟火与唱腔,让寻常的村落声名远播,也沉淀成邻里百姓心中珍贵的乡土记忆。

山垌村木偶戏班始建于解放初期。张信华、张宜超、张宜得、蔡雨秀四位村民,为谋生计,拜播阳合水埗木偶戏名师抓蛋为师。他们每人以三斗稻谷作为学费,请师傅来到村中旧祠堂开班传艺。四人先练基本功,举偶、捻杆、台步、唱腔、锣鼓,一招一式反复打磨,务求娴熟精准;功底夯实之后,再学习酬神祈福的折子戏,体会戏曲的民俗韵味;尔后跟随戏班下乡巡演,在实地演出中淬炼本领,驾驭整本大戏。经过整整一年的刻苦磨砺,几位普通农人蜕变为戏台匠人,学成出师,开始独立登台表演。

山垌戏班所用的是中班杖头木偶,偶身造型只有上半身,并无完整腿脚,下身穿宽大的袍袍遮掩,依靠三根竹竿托举操控表演。中间一根粗竿为命竿,顶端固定木偶头部,艺人举竿托起木偶,拨动竿内机关,可操控木偶的嘴、眼、鼻的动作;左右两根细竿为手竿,分别连接木偶的双掌,用以演绎各类手部动作。戏班配备木偶三十六尊,囊括

生、旦、净、丑、公婆、神仙六大类别,既能完整演绎《三国》《隋唐》《包公》等长篇经典大戏,也能编排适配祭祀祈福的民俗短剧。

儿时的记忆里,戏班时常在村里演出。土地庙前的空地、生产队的晒谷场,或是秋收后的田野,皆可作为戏台。人们搬来四方桌,架好戏箱与木架,搭起简易戏棚,四周悬起布幔,将后台艺人、伴奏乐器与待演木偶尽数遮挡,只留前方敞口,作为木偶表演的舞台。演出的消息一经传开,本村的孩童早早受大人吩咐,搬来板凳抢占座位,邻近村庄的戏迷也闻讯赶来,一场演出常常汇聚上千观众。

“咚锵……”经典的锣鼓声骤然响起,乡邻们便互相招呼:“睇鬼仔戏啰!”纷纷朝着戏场聚拢。扮相各异的木偶轮番登场:小旦唱腔婉转,花旦灵动俏媚,老生沉稳持重,角色之间或唱和应答,或交锋打斗。木偶蹙眉展颜、作揖跪拜,仿佛被赋予鲜活的生命。台下观众看得如痴如醉,情绪随着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跌宕,沉浸在一幕幕悲欢离合之中,百看不厌。

看戏之余,乡民也品评戏文与艺人。颂扬忠厚善良,斥责奸邪丑恶,也议论各位艺人的拿手本事。众人都说,班主张信华是不折不扣的戏痴:大跃进时期,他放弃公社干部的身份,回乡潜

心表演木偶戏。他还常赴各处戏班客串演出,拜访亚弯九、亚许晚等民间木偶名家,交流切磋技艺。他的唱腔浑厚沉实,自带膛音,洪亮饱满,韵味悠长,即便是演绎耳熟能详的老戏,也能常演常新。

张宜超虽目不识丁,却天赋过人,能够过耳能诵,过目不忘。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婉转柔美的旦角唱腔,戏班若是缺了他,便很难完整演出。张宜得精于木偶操纵,捻杆技艺炉火纯青,指尖轻拨转动,便能做到人偶合一,以动作传递神韵。蔡雨秀坐镇后台,掌管锣鼓、配合伴唱,以声乐把控全场演出的节奏。四人同心协力,撑起了山垌村木偶戏热闹的乡土戏台。

一九六二年的冬天,是山垌村木偶戏最辉煌的时刻。平定圩东门大桥竣工通车,当地举行盛大庆典,十三支乡村木偶戏齐聚于此同台汇演。张信华联合邻镇名家组队参演,凭借纯熟的演技、生动的演绎与独特的乡土戏韵,在众多戏班中脱颖而出,夺得汇演头名。自此,山垌木偶戏班名声大噪,响彻周边各镇,成为乡间公认的一流戏班。

那时候,山垌木偶戏是乡村最盛大的文娱盛事。除去六月、十月农忙,乡民无暇看戏,其余农闲时日,或各村年例节庆,戏班几乎日日都有演出。一台大戏往往连演三五日,甚至十余天,依

旧场场爆满,座无虚席。想要邀约山垌木偶戏班登台,往往需要提前一两个月预约。戏班的足迹遍布平定、文楼、播阳、那务、合江、中垌,还远赴广西清湖、陆靖、清湾等地巡回表演。

班主张信华的声望也日渐高涨。只要有他登台,主家必会杀鸡宰鸭,盛情款待;倘若他无法到场,接待规格便会随之下降。外地戏班到此一带演出,也总要登门拜访,以示敬重。不少年轻人慕名前来拜师,张信华倾囊相授,先后培养出五六名徒弟。

后来我外出求学,参加工作之后几经辗转,离故乡越来越远。偶尔回乡打听木偶戏的近况,乡人们告诉我,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,各类新兴娱乐蓬勃兴起,传统木偶戏遭受巨大冲击,渐渐淡出年轻一代的视野。许多乡间戏班日渐萎缩,最终解散,老一辈艺人也都已然作古。当年平定镇曾经鼎盛的十三支木偶戏班,大多消散在岁月的洪流之中,唯有山垌村木偶戏班的传承人坚守初心,常年坚持登台,默默守护着这份古老的乡土技艺。

时至今日,老戏台的锣鼓渐渐沉寂,但木偶戏所承载的乡土温情,依旧扎根在这片土地。提起旧时的木偶戏,十里八乡的村民依旧会说,最爱看山垌村的木偶戏,张信华动人的唱腔与精彩的表演,依旧留存在无数乡民的记忆深处。

“孖铺”的故事

毛勇强

简单地说,“孖铺”就是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睡觉,而且通常指平时不在一起“同枕”的人临时同宿。

在贫穷年代,由于居住空间十分有限,为了省钱、方便,居民、社员乃至干部之间,经常需要“孖铺”。这种传统,承载着特定时代里人与人之间不分彼此,和谐共处的生活记忆。

我家在化州市(市)合江圩上有一间铺(平房),占地面积约130平方米。但是,由于我妈妈负责的门市部设在铺厅,占了30平方米。剩下有限的面积,除了厨房、柴房外,家中只有两个房间。父母、我们兄弟俩各住一个。如果没有亲戚来往,倒是相安无事,平静地过日子。

可是,由于我家世居圩镇,来来往往的亲戚比较多。当时,交通十分不便,大家都是靠两条腿走路,远路的亲戚都会过晚。孔夫子曰:“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”但是,客观地说,每当有亲戚来作客,我父母并不“乐乎”。在工作无比繁忙的情况下,既要张罗客人的吃饭,又要安排住宿,真是暗暗叫苦,还不敢表现出来。那时,不论是干部职工还是社员,工作都忙得不可开交,基本上没有夜生活,人们习惯早睡。因此,晚饭后,我妈妈就要放下家务,出门联系借宿的事宜。借宿的办法有两种:一是我们兄弟去邻居,熟人家“孖铺”,腾出床让客人睡。二是让客人去借住。不过,多数采用第一种办法,如果让客人出去住的话,诸多不便。当年,大家“共同贫穷”,家家户户的住房都不宽敞。我们去邻居、熟人家借宿,都是和主人家的儿子“孖铺”。至今,记忆犹新的是,由于当时生活相当困难,营养严重不良,读小学三年级时,我还会尿床。有一年冬天,我去圩头一户梁姓人家处借宿,和主人的儿子“孖铺”。出门前,妈妈叮嘱我:睡觉前一定要去小便,千万不要尿床。但是,这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。偏偏这天夜里,我又尿床了,当奇臭的尿拉在被子上时,我也惊醒了。同床的男孩无意中翻了个身,我全身立刻绷紧,真是十分狼狈和尴尬!等到确认他没有察觉,我才悄悄爬起来,摸黑去厨房找到一块旧抹布,小心翼翼地弄湿,又摸回床上,在黑暗中擦拭被子,其实这是徒劳的。由于天寒地冻,使用湿布引起一阵阵战栗,我内心忐忑不安。此后,我再也不能入睡,只是闭目养神。

好不容易捱到天亮,我就赶紧起床了。发现主人家的孩子早已不在床上,可能出门挑水淋菜了。我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,把被子反复折叠,然后塞到床角。紧接着,不辞而别。推门时,门轴发出“吱呀”的响声,我内心直打哆嗦,头也不敢回地跑了出去,气喘吁吁地溜回家。妈妈见我一大早回来,暗想可能“大事不妙”。她问我:没有尿床吧。我支支吾吾,不敢哼声。

有一个小插曲,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。我有个表祖是本县林坐公社人,每年几次来作客,由于路程超过20公里,必须过晚。我妈妈联系好离我们家200米的黄姓友好人家,让表祖和主人的千金“孖铺”。由于同姓,年纪相仿,一来二去,两人无所不谈,十分投缘,成为闺蜜,以“姐妹”相称。后来,我表祖还主动当“红娘”,为“孖铺”结识的“妹妹”牵线,促成了一段美满姻缘,一时在圩上传为佳话。

后来,我外出求学,到遥远的知青农场“接受再教育”,虽然偶尔回家,可是一连几年我们都不好意思去梁家小院——心里内疚啊!

时光荏苒,岁月流转。后来,我结束了“接受再教育”的生涯,回到了久违的“城”。几度风雨,几度春秋,几经打拼,我的“命运”不断得到改写:先是调到县城工作,1984年春,我被组织调到地级市工作,有了一定的地位,经济状况向好。一连数年,每次回家,我都带上书信拜访那户人家,特别是中秋节、春节一定登门造访。梁家小院的番石榴树增加了好多圈,井台边的青苔也增厚了。每次刚坐下,梁叔的儿子就热情给我斟茶。乘茶饮茶的间隙,我看见那间房的门虚掩着,门漆已经剥落,露出了灰白的木纹。想当年,我就是从那扇门溜出去的,由于心虚,跑得匆忙,连鞋带也没有系好……

我慢慢地品茶,但见茶叶在杯中沉浮,使我心潮澎湃,久久不能平静。此时此刻,我想说些什么,嘴唇动了动,却欲言又止,只是有点无奈地笑了笑,梁叔和他儿子也笑了。其实,那次深夜里的“故事”,那张弄湿了又被擦过的被子,那个仓皇逃离的“不速之客”,他们肯定不会忘记,甚至印象深刻,可大家都没有提起,真是心照不宣。我心里想:有的旧事也许不需要重提,不需要道歉,不需要直接言谢,就像两个男孩子一起挤在碌架床上,高兴是双份的,温暖是双份的,“秘密”也是双份的。就这样,时光静悄悄地流淌,把奇臭难闻的被子“晾干”,把狼狈、无赖的清晨变成温馨、充实的黄昏。

“虎踞龙盘今胜昔,天翻地覆慨而慷”。如今,我在城里有了自己的房子,在老家兴建了一幢七层楼房,不仅让“孖铺”成为历史,还有套房出租。抚今追昔,我不禁感慨万千:改革开放春风吹,心酸往事成历史!



茂名印记

2026年8月22日晚,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在茂名市奥体中心落下帷幕。目睹这一幕,心情特激动,思绪把我带回到近40年前的省运会。我从1986年参加第七届省运会做足球比赛裁判员起,连续干了七、八、九三届。从一个等外级裁判员,逐步成长为一名国家级足球裁判员,之间吃了多大的苦,遭受了多大的磨难,只有自己知道。每次到外地参加省运会比赛,看到各地的体育场馆建设,见到体育运动水平的不断提高,我就想,啥时咱茂名也有这样的景象?如今,梦想成真,我亦老矣。我虽年逾古稀,但并未放弃热爱的足球事业,承蒙器重,如今还担负着茂名市足协高级顾问、裁判监督工作,继续为足球事业发光出力!

文/图 张凌云

四十载足球缘



外公的自行车

林雨纯

时光悄然流转,很多往事已在记忆中模糊,唯有外公那辆自行车在岁月更迭中,始终萦绕在我心海深处。

这是一辆朴素的老式代步自行车,没有绚丽的色彩,安静斜靠在楼道转角的白墙边。岁月在它身上印刻了深浅的痕迹;褪色的斑驳红漆,车座边角微微磨损,车架上白色的字母隐约可见,轮胎橡胶泛黄老化,后轮货架捆扎着一束未曾解开的红绳,车头挂着塑料车篮,平日外公赶集时装满新鲜果蔬。

记忆里,这是外公的第二辆自行车。十几年前,外公上了年纪腿脚不便,曾经的上海凤凰牌“二八大杠”自行车光荣“退役”,外公特意选了这款自行车,车架线条柔和,低矮贴心的斜梁设计,虽无雄壮的“二八大杠”横梁,却便于外公上下车抬脚,陪伴了外公数十载。

幼时每逢傍晚,外公便推出他的“老战友”,轮流载着我和表姐、表哥出行。

犹记得外公在他的自行车尾架,专门绑了一个小小的木座椅,那是心灵手巧的外公亲手为我们打造的“安全座椅”。虽无多余的装饰,只是稳稳当当地固定在这辆自行车的后尾架上。我尚小,外公便索性将我抱上小木椅,我双手紧紧扶住车座皮革,外公载着我穿梭菜市,然后停好车子,锁住车轮,牵着小小又淘气的我,去买我喜欢吃的芝麻糖、云吞、蛋糕或点心,外公习惯将食物挂在车篮,而我则坐在车尾架,边津津有品味品尝喜爱的点心边吮吸着留有余味的手指,那时光别提惬意而幸福。

外公骑车动作沉稳轻缓,路遇坑洼不平或泥泞小路,便推着自行车,紧紧捏着车刹,稳稳控住车速,时刻留意温柔提醒坐在后尾架已沉浸在美味的我要“坐稳啦,别乱动,别只顾着吃”。

盛夏傍晚,暑气消散。晚饭后外公便用自行车载着我和表姐穿城公园。晚风迎

面吹来,带走燥热。上坡路段,外公微微前倾,轻踏着脚踏,而我则趴在车架上,外公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浸湿,可闻汗水的气息。路边的野花挂着晶莹的露珠,和风吹拂枝叶沙沙作响,伴着自行车链条发出轻轻的咯吱声响,那是幼年最曼妙的音符。

外公刻意放慢车速,载着我们沿着小道慢慢骑行,指着湖水柔声细语给我们讲解:这个是小蝌蚪,长大后就成了小螃蟹。还有这是蝌蚪仔,长大了就是四条腿的小青蛙……彼时的我似懂非懂,唯觉能坐在外公的自行车上,有外公在身旁,这时光便踏实而静好。

我上小学了,外公再也载不动我了。可外公仍时常骑着这辆自行车陪伴我和表姐上下学,外公为让我们轻松走路,将我们沉重的书包放在车篮。初中高中乃至大学后,外公仍时常骑着这辆自行车在公交站台和我们会合,目送我们上下车,安全过马路,我们两姐妹给外

难忘“柴”事

崔尧

今年9号台风“巴威”来势汹汹,到我们门前却不进门,匆匆掉头北上,在我们这里没留下什么痕迹。而台风威名却引起我一些难忘的回忆。

众所周知,台风大危及生命财产损失,小也影响正常生活。大的台风,常会吹断树枝,过去有些农村村民便在风后到山上拾大风柴。“柴米油盐”,柴排在首位,其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,可见一斑。权属我们家乡生产队的山岭本来不多,又有部份划给胶场种了胶木,更少柴了。妻在工余饭后,总到村背山边割些芒草之类回来,晒干作柴,以免出现无柴之炊。大风柴是风赐之物,自然是如我们这样缺柴户抢手货。记得1973年14号台风“玛琪”,是本地一次较大的台风,时逢周末,我正在家,当晚“玛琪”正在本地发威,风急雨大,我们闭门避凶,总算无碍。在风雨声中,室

内的我们也难以高枕而卧,自然想到天亮上山拾大风柴。此念一起,再无睡意,为了多拾些柴。我们准备捷足先登,在别人未上山时我们先上。忽见床上熟睡的孩儿,颇为难了。考虑再三,认为机不可失,速战速决,估计问题不大。接着我们细心地作了保护孩儿睡醒时的安全设施,便准备出发。

拾大风柴不用筐筐之类用具,只带柴刀绳索即可。天微亮,风雨还时大时小,我们顶风冒雨出门了。不是斗志昂扬的英雄壮举,而是为拾柴薪的履险临危。上到附近的胶树林,确有不少断枝弯树了,我们忙把小树枝拾来用绳扎好,大枝太重,即分段斩断。此时时还有大风,虽防断枝降落,以免被打伤刺破身体的危险。如此这般拾了一大会儿,竟有一堆断树枝了,看来要几趟才能拉回家。天亮了,风雨停了,有人上山了。他

们见到我们,竖起大拇指惊叫:“以为我们早,怎知你俩早已上来了呢!”村民不爱说“莫道君行早,更有夜行人”,此时此地也没有浪漫意境。我说:“风雨声大,不能入睡,到这里来,看风雨奈何?”他们说:“老师就是老师,哈哈,你们拾得咁多,我们也拾点。”我说:“好野还在后面,快去拾吧!”人们各自寻柴去了,我们便开始拉柴回家,共拉了五趟才拉完。此时我们也精疲力竭了,看看一堆树枝,估计可作一个多月的柴料,心中乐了。

柴很重要,备柴颇不容易。我们被调入城中学任教时,炉灶虽小,却餐餐烧柴。为了购得平价柴,通过亲戚从高州大坡购柴。此举被视为抠是小意思,拉一车柴回来贮存在哪里则是大难题。也曾试过锯木成板“飞”出的木糠,但烧木糠大有人在,供不应求,要走后门,要挂号排队。后来,改烧煤球。但居住的

地方小,烧煤球的臭味充斥全屋,十分难闻,而且就算久烧,也不会不闻其臭。木柴也好,木糠也罢,还有煤球,来源耗力费神,起火艰难,还会熏黑房舍,弄脏环境。但那时“柴”便要柴,所以离不了各种柴。不同的柴唱的是变奏曲,你方唱罢我登台,薪火相传不断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,吹得万象更新,我和众多市民一样,炊不用柴了。最早使用煤气炉,烧的是气。使用时扭动气阀,转动开关,炉里便生起蓝蓝的火苗,十分可爱。火力大小,随手可控,焖煎炒炖,随心所欲。锅里的菜熟了,扭动开关,马上熄火,没有余火烘人。跟着而来用上电磁炉、微波炉,用的是电,更为方便,更多功能。过去的柴,是没资格跟它们相比了!每年清明回乡扫墓,见到山上到处充斥着齐人高的柴草,地面堆着厚厚的落叶,也可知道昔日的抢手货,今天却少人光顾了。柴的地位再无昔日之辉煌了。

用上各种先进的炉具,告别诸多缺点的柴,真让人看到先进的科学给人带来的是享受,是乐趣,是幸福,让我们为科学的不断发展欢呼吧!